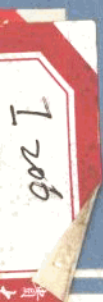




文艺批判集

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毛主席语录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目 录

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是社会主义文艺的

根本任务……………初 澜(1)

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沉渣泛起

——评《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问题的一些理解》

……………何 东(9)

晋剧《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蔚 青(21)

《三上桃峰》的要害就是翻案复辟……………齐学廷(33)

青兰是“中庸之道”的化身……………初 征(42)

《三上桃峰》是妄图复活文艺黑线的大毒草

……………中国舞剧团评论组(46)

“人性论”是“克己复礼”的招魂幡……………乔谷凡(50)

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

——评湘剧《园丁之歌》

……………初 澜(54)

评湘剧《园丁之歌》……………湘 晖(61)

《案件》的要害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柳长缨(70)

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坏戏

——批判坏戏《不平静的海滨》

……………天津市公安局 长 戈(75)

决不容许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批判坏戏《三〇二案件》

……………任文莹(81)

要正确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历史

——评短篇小说《生命》

……辽宁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赵国才(87)

一篇为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翻案的反动作品

——评短篇小说《生命》

……涛头立(93)

深入批判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从标题与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谈起

……初 澜(102)

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一种表现

——评抹杀音乐作品阶级性的修正主义文艺

谬论的反动实质

……俞 晴(113)

为“克己复礼”摇旗呐喊的“榜样”

——评诗表演《榜样》

……哲 澜(120)

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

初 澜

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这是无产阶级在文艺革命过程中，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而提出的一项纲领性的战斗任务。

文艺领域阶级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哪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占据文艺舞台的中心，标志着由哪个阶级在文艺领域里实行专政。因此，在文艺舞台上以哪个阶级的英雄人物作为中心，从来就是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同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斗争，同林彪反党集团在文艺上的斗争，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激烈。在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控制下，文艺不去表现工农兵，不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反而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统治着舞台；文艺不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武器，却成了为刘少奇一伙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工具。这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岂非咄咄怪事？

社会的经济基础变为社会主义的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学艺术部门却不相适应，这种现象决不能再继续下去。无产阶级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

义复辟，举起了文艺革命的战旗，向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展开了勇猛的进攻，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是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广大革命文艺战士在这一战斗任务的鼓舞下，经过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一批批革命样板戏诞生了，一个个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威武雄壮地屹立在社会主义文艺舞台上。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吐艳，欣欣向荣。这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胜利。

工农兵成了舞台的主人，帝王将相、牛鬼蛇神被赶下了台，无产阶级在舞台上专了资产阶级的政，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对于这一伟大的变革，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为是开了新生面，形势好得很；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却认为是“礼坏乐崩”，形势“糟得很”。他们拚命反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恶毒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有人公然跳出来，胡说什么把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这就欠妥当”，颠倒黑白地造谣说当前的文艺创作“吃了‘根本任务论’的亏”。这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猖狂反扑，是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又一次丑恶表演。

“欠妥当”吗？千百年来，剥削阶级为了确立和巩固他们的思想统治，推行他们的政治路线，总是要在文艺作品中、戏剧舞台上，极力美化本阶级的理想人物，以宣传本阶级的政治主张、社会意识和道德观念。纵观人类文艺史，哪个剥削阶级不是如此呢？在中国的旧戏舞台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被当作“英雄”歌颂了几百年；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剧院里，骑士贵族、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主宰舞台成了他们“永恒不变”的“舞台法则”。对于这种历史的

颠倒，除了无产阶级给以揭露和批判之外，地主资产阶级有谁曾说过半个“不”字？他们的代言人有谁曾提过一句“欠妥当”？如今，无产阶级为了在文艺领域里实现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针锋相对地提出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时，有人就迫不及待地叫嚷什么“欠妥当”。这种论调，要维护哪个阶级的利益，不是十分明显吗？“欠妥当”之意，也就是说“名不正”。林彪一伙要搞复辟、倒退，学着孔老二的腔调要“正名”，妄图以符合剥削阶级利益的“名分”，来“纠正”已经发展了的客观现实；那些梦想在文艺舞台上“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人，为了让被赶下台去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重新上台，恢复地主资产阶级在文艺舞台上的统治地位，也拣起“正名”的破旗，来反对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占据文艺舞台的中心。然而，他们所谓的“正”，在无产阶级看来，正是“邪”。社会主义文艺要是取消了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这一根本任务，就无法实现无产阶级在文艺领域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就会走上修正主义的歧途。这是决不能允许的。毛主席曾经指出：“**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在文艺歌颂哪个阶级、塑造哪个阶级英雄形象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敌人越是起劲地反对这一根本任务，就越是说明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重要，说明它是阶级敌人最害怕的。因此，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让工农兵英雄人物牢牢地占领舞台。

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的

英雄人物是阶级的代表，他们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他们植根于群众之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带领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坚强战士。生活中的英雄人物何止千万，他们本身都是光辉感人的。“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样板戏中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正是遵照毛主席所教导的这一典型化的原则塑造出来的。要完成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就必须认真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通过典型化的途径，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满腔热情、千方百计地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

那些反对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的人，在英雄形象的塑造上还制造了另外的一些奇谈怪论。他们把文艺黑线代表人物曾经宣扬过的要写英雄人物动摇的滥调，又端了出来，胡说什么“没有动摇就不能前进。”“动摇”竟成了前进的前提，这是什么逻辑？十足的叛徒逻辑。大家知道，政治上的“动摇”，是个政治立场问题。无产阶级英雄前进、成长的过程，是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宏伟革命目标，在斗争实践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的过程，决不是什么不断“动摇”的过程。把“动摇”和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联系在一起，这是对英雄人物的莫大污辱。李玉和“浑身是胆雄赳赳”的英雄气概，是和

他“一生奋战求解放”的共产主义博大胸怀密不可分的；杨子荣所以能“为人民战恶魔我志壮力强”，是因为“抗严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阳”，毛泽东思想给了他无穷无尽的力量。他们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の場合，直至面临生死的严峻考验，都充满着必胜的革命信念和昂扬的斗志，从来没有一星半点的动摇。“宁可筋骨碎，决不把头回”，这就是无产阶级英雄在生死考验关头对敌人的响亮回答。当然，革命样板戏里为了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革命气节，也写了某些经不住考验的叛徒，《红灯记》中的王连举就是一个。但是，这种人物只能作为英雄人物的反衬，根本不能作为革命文艺作品的主人公。如果把这种动摇变节的人当作主要人物来描写，让他们占据舞台的中心，那么社会主义文艺岂不要蜕变成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无产阶级岂不是要拱手把舞台重新让给资产阶级？提倡写英雄人物“动摇”的人，目的何在？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这些人在鼓吹写英雄人物“动摇”的同时，还常常鼓吹写英雄人物的“缺点”。他们总是竭力反对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认为只有写了英雄人物的“缺点”，英雄人物才显得“真实可信”。散布这种谬论的用意是什么？说穿了，就是以蛊惑人心的手段，使我们的文艺中所有的英雄人物（包括主要英雄人物）都变成有缺陷的、甚至是千疮百孔的形象，因而都成为不能体现无产阶级的崇高理想，不能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学习榜样的“中间人物”或“落后人物”。这是一种反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釜底抽薪式的卑劣手段。须知，地主资产阶级在他们的文艺作品中，对他们理想的“英雄”人物，那是通过种种艺术手段百般加以美化的，

有时甚至达到了神化的地步。请看，他们笔下的海瑞有什么缺点？他们笔下的武训有什么缺点？还有他们笔下的关羽，这个刚愎自用、军事上屡犯错误的败将，也被描写成一个苦读《春秋》，始终忠于“桃园结义”的儒将。这个被地主阶级当作神灵来顶礼膜拜的形象，又写了他什么缺点？对于这一切，那些要求我们写主要英雄人物缺点的人是怎样的态度呢？他们不但不反对，而且倍加赞赏。什么立场？什么用意？难道不是很清楚吗！

这些人在反对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时，还有一招是诬蔑我们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只有共性，没有个性”。这完全是别有用心诽谤。马克思主义认为，共性和个性是对立的统一，“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革命样板戏中的英雄典型，是从实际生活中概括出来的，他们集中地表现了无产阶级的“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优秀品质。但是，由于每个人的生活道路、具体经历和斗争环境的不同，他们又各有其独特的、鲜明的个性。革命样板戏从实际生活出发，经过高度的艺术概括，深刻地展现了特定环境中的特定性格。同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基层干部：方海珍的性格、气质不同于江水英；同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无产阶级战士，转战在杜鹃山上的党代表柯湘和战斗在红云乡里的党代表洪常青，性格和气质也迥然有别。革命样板戏中的每一个英雄典型，都达到了共性和个性的和谐统一，观众绝不会把他们混淆起来。那些诬蔑我们的英雄人物只有共性没有个性的人，对革命样板戏塑造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左看右看都不顺眼。他们从自己的阴暗心理出发，总想在英雄人物身上加

点乌七八糟的东西，认为这样做人物才有“个性”，才合乎自己的“口味”。其实，他们要的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个性，而是资产阶级的人性。在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的创作过程中，阶级敌人有意抽掉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阶级性，企图用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来丑化英雄人物，破坏革命样板戏。他们在写“个性”的幌子下，硬塞给李玉和以“热泪涟涟”、“哪有孝子当汉奸”等腐朽词句，把李玉和歪曲成一个“东躲西藏”的人物。他们还大肆渲染杨子荣的“匪气”，让他上山时哼着黄色小调，上山后又“匪气”十足地与土匪们混在一起。这些卑鄙的阴谋，已遭到彻底的破产。现在又有人以写“个性”为借口，妄图把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人情强加到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身上，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顽固地反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狰狞面目。

早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初期，恩格斯就提出无产阶级文艺要“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如果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无产阶级文艺还处在萌芽阶段，那么在一九四二年毛主席系统地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以后，特别是在最近十年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中，社会主义文艺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文艺革命的深入和发展，引起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恐惧和仇恨。他们反对把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把已被批臭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谬论又搬出来，招摇撞骗，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反映，不足为怪。文艺舞台上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只要阶级存在，斗争就不会止息。而斗争的焦点之一，仍然是歌颂什么人、塑

造哪个阶级英雄形象的问题。我们必须在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及其在文艺领域的种种影响和表现，坚持革命、坚持前进，反对复辟、反对倒退，努力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牢固地占领社会主义文艺舞台，为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原载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沉渣泛起

——评《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问题的一些理解》

何 东

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摧毁了他们所推行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反动统治，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文艺战线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但是，文艺领域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搞掉了一条黑线以后，还会有新的黑线。前不久，我省有人炮制并偷偷散发的一篇题为《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问题的一些理解》（以下简称《理解》）的黑文章，就是一株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翻案，向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猖狂进攻的大毒草。它和《三上桃峰》一样，都是当前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在文艺战线上的尖锐反映。对这篇毒草文章，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彻底的批判，并肃清其流毒。

—

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文艺创作中，以什么样的人

物作为主要人物，是关系到按照哪个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哪个阶级在文艺领域实行专政的大问题。要不要以及如何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历来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文艺观、两条文艺路线斗争的焦点。《理解》这篇反动文章的要害，就是反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反对工农兵群众的光辉形象占领社会主义文艺舞台，为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争文艺主角的地位，妄图把文艺变成刘少奇、林彪一伙“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为此，《理解》的炮制者制造了种种谬论。

所谓反“根本任务论”。《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这一历史性结论，包含着我国建国以来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充分体现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和党的无产阶级文艺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理解》的炮制者却大放厥词，公开攻击《座谈会纪要》关于“根本任务”的提法“欠妥当”，胡说什么这样一提，就是“把文艺描写内容和文艺社会作用混为一谈，是把文艺手段和文艺目的混为一谈”，会使文艺创作“走上‘为艺术而艺术’的歧途”。这是地地道道的谣言和诡辩。我们知道，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根本方向。表现工农兵和为工农兵服务是完全一致的。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只有深刻地反映工农兵及其火热斗争，努力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才能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方向，使文艺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

义复辟的强大武器；否则，为工农兵服务岂不成了一句空话？《理解》的炮制者采取釜底抽薪的卑劣手法，把文艺创作的手段和目的对立起来，离开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这一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侈谈文艺的社会作用，这只能说明他是在蓄意制造混乱，妄图从根本上篡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可是他却倒打一耙，把资产阶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荒谬观点强加到我们头上，诬蔑我们“吃了‘为写英雄而写英雄’的‘根本任务论’的亏”。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错，确立无产阶级在文艺舞台上的统治地位，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僵尸魔鬼等一切剥削阶级的渣滓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是文艺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在这场大革命中，确实有人吃了亏，但绝不是无产阶级，而只能是地主资产阶级。其实，对他们来说，岂止是吃亏的问题，简直是面临灭顶之灾！这样看来，《理解》的炮制者究竟是为哪个阶级说话，替哪个阶级鸣冤叫屈，不是很清楚了吗？

所谓反“比数论”。《理解》的炮制者对抗毛主席关于“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伟大教导，指责我们在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批判某些东西，心中孕育的是批判性形象”，因此“弄得顾此失彼，左支右绌”，显得“乖张别扭，失掉亲切感，真实感”，并把这些统统归罪于“比数论”。他用一种挖苦和讽刺的语调说：“好象只要作品中出场的正面英雄人物的数量绝对多于中间人物和反面人物，或者在描写上占了绝对的篇幅，这就算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在作品中占了主导地位”。这

是极为恶毒的诬蔑和攻击。谁也没有说过：在每一部具体的文艺作品中，正面人物、中间人物和反面人物都一定要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学比例，一定要各占百分之多少。所谓“比数论”，完全是《理解》的炮制者臆造出来的，是强加给我们的。但是，也必须指出，无产阶级为了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要求文艺作品中的正面人物不仅在政治上气势磅礴地压倒中间人物、反面人物，而且在数量上也要占压倒优势，却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这是由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本质和历史使命决定的。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不可以或者不应该写反面人物和中间状态的人物。我们也写反面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是为了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失败的历史趋势；我们也写中间状态的人物，但是必须站在党性和党的原则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反映他们在英雄人物的影响和教育下，通过三大革命斗争实践逐渐改造自己的过程，最主要的还是表现工农兵英雄人物在对立面的斗争中始终站在时代的中心，不断克服矛盾，解决矛盾，从而把他们的光辉形象塑造得更加高大。在这里，我们要把文艺作品中写一些中间状态的人物和鼓吹“中间人物”论加以区别并划清界限。

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从来是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战场。是正面人物压倒中间人物和反面人物，还是中间人物和反面人物泛滥成灾，并不是简单的数量对比关系，而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它的实质，就是那个阶级在文艺领域实行专政。周扬等“四条汉子”当年不是叫嚷过：“工人阶级不应该搞宗派，不能只写工农，无产阶级文学只写工农，这种观

点是错误的”吗？《理解》的炮制者在这里大反“比数论”，同周扬之流的反动谬论如出一辙。说穿了，就是在文艺舞台上给地主资产阶级争主角、争地盘，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反革命舆论。

二

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理解》的炮制者分明是千方百计反对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却偏偏装出一副“写谁”的问题已经解决的样子，在“怎样写”的问题上大作文章。他公开宣称：不能只写“英雄人物的斗争生活”，还要写“一般生活”，因为“作为社会成员，英雄人物除了斗争生活之外，也有自己的一般生活，即日常生活。”据说如果不写这种“一般生活，即日常生活”，英雄人物的活动领域就会“被挤得很狭窄”，“表现英雄人物的素材和手段就必然贫乏”，写出来的性格“就必然不够厚实和丰满。”事实难道真的如此吗？

工农兵英雄人物是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是在时代的暴风雨中锻炼和成长的。斗争，是工农兵英雄人物的本色；斗争，是培育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土壤。革命文艺要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就必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来展示英雄人物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表现他们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和高昂的革命激情。离开斗争，根本无法塑造出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革命样板戏的一个成功经验，